

《萧翼赚兰亭图》中的老僧饮茶

吕伟涛

《萧翼赚兰亭图》有多个存世版本，分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、辽宁省博物馆、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。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两卷《萧翼赚兰亭图》，一为明人托名赵孟頫所作、一为清人所作。

不同版本的《萧翼赚兰亭图》所绘内容各有异同，均涉及“老僧饮茶”主题。



〔明〕佚名《萧翼赚兰亭图》

中国国家博物馆藏

典故来源

唐代文献中，基本见不到对“萧翼赚兰亭”相关画作的记录。关于此典故，唐人确有记载，但内容非常简短，如颜真卿《颜鲁公集》卷二十四载：“昔萧翼绍辩才《兰亭叙》，诈称卖蚕种人。荣资道买永兴《庙堂碑》，与钱五十万，余乃不费一文，而以无意得之，胜于萧荣远矣。”

张彦远的《法书要录》有关“萧翼赚兰亭”记录得非常详细，当有不少演绎的成分。然而，这是最早将“萧翼赚兰亭”的典故与茶事联系到一起的文献：“翼遂改冠微服，至洛潭。随商人船，下至越州。又衣黄衫，极宽长潦倒，得山东书生之体。日暮入寺，巡廊以观壁画。过辩才院，止于门前。辩才遥见翼，乃问曰：‘何处檀越？’翼就前礼拜云：‘弟子是北人，将少许蚕种来卖。历寺纵观，幸遇禅师。’寒温既毕，语议便合，因延入房内，即共围棋抚琴，投壶握槊，谈说文史，意甚相得。乃曰：‘白头如新，倾盖若旧，今后无复迹也。’便留夜宿，设缸面药酒、茶果等。江东南云缸面，犹河北称瓮头，谓初熟酒也。酣乐之后，请宾赋诗。”

但让人颇为好奇的是，张彦远的画史著作《历代名画记》中并没有对《萧翼赚兰亭图》的记载。

图画其事

宋代文献中，涉及支仲元、顾德谦、阎立本等多人作有《萧翼赚兰亭图》。

北宋郭若虚《图画见闻志》载：“支仲元，凤翔人，工画人物。有《老子诫徐甲》《萧翼赚兰亭》《商山四皓》等图传于世。”《宣和画谱》载：“顾德谦……其最著者有《萧翼赚兰亭》横轴……”支仲元、顾德谦的《萧翼赚兰亭图》现如今均不得见。传世的作品中，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为五代巨然的

《萧翼赚兰亭图》山水画，不过该作只见大山大水，与茶事无关。

关于阎立本作《萧翼赚兰亭图》的记载，到南宋时才有。南宋施宿《（嘉泰）会稽志》卷十六“吴傅朋跋阎立本画兰亭”载：“右图写人物一轴，凡五辈，唐右丞相阎立本笔。一书生状者，唐太宗朝西台御史萧翼也；一老僧状者，智永嫡孙会稽比丘辩才也。唐太宗雅好法书，闻辩才宝藏其祖智永所蓄晋右将军王羲之《兰亭修禊叙》真迹，遣萧翼出使求之。翼至会稽，不与州郡通，变姓名、易士服，径诣辩才。朝暮还往，情意习洽。一日因论右军笔迹，悉以所携御府诸帖示辩才，相与反复折难真贋优劣，以激发之。辩才乃云：‘老僧有永禅师所宝右军《兰亭》真迹，非此可拟。藏之梁间，不使人知，与君相好，因取以相示。’翼既见之，即出太宗诏札，以字轴真怀袖间。立本所图，盖状此一段事迹。书生意气扬扬，有自得之色，老僧口张不吐，有失志之态。执事二人，其一嘘气止沸者，其状如生，非善写貌驰誉丹青者，不能办此……”

吴傅朋的跋不仅叙述了萧翼赚兰亭的大致经过，而且把画面中的五个人物的情态都描写得非常细致，这与目前流传的《萧翼赚兰亭图》诸本内容基本是一致的。

南宋楼钥《攻媿集》卷七十一“跋袁起岩所藏阎立本画萧翼取兰亭图”亦载：“此图世多摹本，或谓韩昌黎见大颠，或谓李王见水平，皆非也。使是二者，不应借据禅床而客在下座，正是萧翼耳。吴公傅朋云：书生意气扬扬，有归全璧之色，老僧口张不吐，有遗元珠之态，亦非也。翼以权谋被选远取《兰亭》，首奏乞二王杂帖三数通以行。至越，衣黄衫极宽长潦倒，得山东书生之体，方卑辞以求见。衔袖之书，乃是御府所赏，野童自随，亦携书快，此正画其纳交之时。后既得《兰亭》，则以御史召辩才，晓然告之，不复作此儒酸态矣。且其时此僧为之绝倒良久，何止口张不吐而已……”

楼钥一方面认为阎立本的《萧翼赚兰亭图》在南宋时就有多个摹本；另一方面对吴傅朋跋中提出的画面记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吴傅朋认为画中场景是“得兰亭”之前，而楼钥认为是“得兰亭”之后。

《（嘉泰）会稽志》和《攻媿集》记载的两条早期关于阎立本《萧翼赚兰亭图》文献记录均与吴傅朋有关，可见吴傅朋在《萧翼赚兰亭图》版本流传过程中的作用。吴傅朋生于北宋末南宋初，诗书精湛，雅好茶事，宋人曾几《吴傅朋送惠山泉两瓶并所书石刻》诗云：“锡谷寒泉双玉瓶，故人捐惠意非轻。疾风骤雨汤声作，淡月疏星茗事成。新岁头须须击拂，旧时水递费经营。银钩蟹尾增奇丽，并得晴窗两眼明。”

唯有茶香

《萧翼赚兰亭图》中将茶事和僧人联系在一起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，陆羽《茶经》就载有僧人饮茶的故事：“宋释法瑶，姓杨氏，河东人。元嘉中过江，遇沈台真君武康小山寺，年垂悬车，饭所饮茶。永明中，敕吴兴礼致上京，年七十九。”高僧以茶作饭，成为修行能力的一种标志。

唐人封演《封氏闻见记》记录僧人饮茶之事更为详尽：“茶早采者为茶，晚采者为茗，《本草》云：‘止渴、令人不眠。’南人好饮之，北人初不多饮。开元中，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禅师，学禅急于不寐，又不夕食，皆许其饮茶。人自怀挟，到处煮饮，从此转相仿效，遂成风俗。自邹、齐、沧、棣，渐至京邑，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，不问道俗，投钱取饮。其茶自江、淮而来，舟车相继，所在山积，色额甚多。”

在《封氏闻见记》的记载中，茶事能够推广开来，与禅学之僧人有非常直接的关系。

唐代有皇家赐茶予僧人的惯例，唐玄宗、代宗时期，均有皇家赐茶的记载。释圆照《贞元新定释教目录》卷十四载：“……至八月十五日和上忌辰，奉勅赐茶

一百一十串，充大和上远忌斋用修表谢，闻沙门不空言，伏奉恩命今月十五日。故大弘教三藏远忌，设千僧斋赐茶一百一十串。伏戴烦悲感处无地，不空诚哀感恐以凄以感。故大和上道被四生，化迁十地耀容，缅邈，经此忌辰，倍增霜露之悲，深积鹤林之痛。陛下恭弘会福，远念芳猷，分御膳以饭千僧，流香茗数盈百串，缤纷梵宇，郁穆禅庭，凡在门生无任感荷，不胜悲戴之至……”

茶事本身不是“萧翼赚兰亭”故事中的关键环节，然而《萧翼赚兰亭图》版本的流传，创造了僧人、高士与茶事这类图像传播和文化书写的范式。僧人茶事，禅思湛然，茶与禅就是这样结合得愈发紧密。

如杜牧的《题禅院》中，就描写了茶烟轻飏的场景：“觥船一棹百分空，十岁青春不负公。今日鬓丝禅榻畔，茶烟轻飏落花风。”而白居易的《早服云母散》中，以一碗茶坐禅观月，写出了自己“身不出家心出家”的心境：“晓服云英漱井华，寥然身若在烟霞。药销日晏三匙饭，酒渴春深一碗茶。每夜坐禅观水月，有时行醉玩风花。净名事理人难解，身不出家心出家。”黄滔的《题东林寺元祐上人院》中，对禅、茶的相望，是其对半生计吏生活的抽离：“庐阜东林寺，良游耻未曾。半生随计吏，一日对禅僧。泉远携茶看，峰高结伴登。迷津出门是，子细问三乘。”

到中晚唐时，茶诗唱和就非常多了，如皮日休的《初冬章上人院》：“寒到无妨睡，僧吟不废禅。尚关经病鹤，犹恋欲枯泉。静案贝多纸，闲炉波律烟。清谭两三句，相向自悠然。”陆龟蒙的《和初冬章上人院》：“每伴来方丈，还如到四禅。菊承荒砌露，茶待远山泉。画古全无色，林寒却有烟。相看吟未竟，金磬已泠然。”

诗文反映的不仅是茶诗唱和、文人间游，还有文士与禅僧之间的文化互动。《萧翼赚兰亭图》正是在这种文化互动中流传下来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见证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国家博物馆）

《西湖图》里的经典故事

周惠斌



《西湖图》 水墨纸本 26.7×85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

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古往今来，无数文人墨客流连于杭州西湖的旖旎山水间，留下了不胜枚举的著名诗篇，《西湖图》无疑最负盛名。画家以西湖为中心，通过鸟瞰式的构图，进行全景写实描绘，将隐现于烟锁雾迷下的断桥、孤山、苏堤、雷峰塔等名胜奇境尽收卷中，凸显出西湖的朦胧阔远之美，堪称传世最早、内容最丰、摹写最细的西湖实景山水图像。

画面上方的远景是西湖的西端，群峰连绵，山峦起伏，若隐若现；左上方的六边形南高峰塔，与右上方的方形北高峰塔（为乾隆“太上皇帝”印所遮盖而易被忽略），南北对峙；苏堤横卧，六桥烟柳，依稀可辨。下方的近景是西湖的东端，以界画笔法勾勒出湖滨高耸的亭台楼阁，层层屋顶层出，自左向右一字排开，或密集相连，或稀疏断开，形断而势连。画面左侧为西湖的南端，山势平缓，林木丛生，雷峰塔拔地而起，耸立其间；湖岸坡地，群楼栉比，屋宇密集。画面右侧为西湖的北端，内侧孤山静卧，白堤斜出；外侧的里湖波平如镜，宝石山麓的一幢幢楼榭，在山林掩映下排列有序，保俶塔巍然屹立，磅礴壮观，与雷峰塔遥遥相对、两相呼应。画面中间大片留白，画家将特意留出的空白化作西湖烟波浩渺的湖面，构成画卷的中景和视觉中心，湖水宽阔，湿润淋漓；点点扁舟，穿梭水面。或是为了保持湖面的灵动虚静，画中隐去了瀛洲、蓬莱、方丈三岛及湖心亭和三潭印月，画卷因此平添了更多的想象空间。

整幅画卷虚实有致，笔墨概括，工笔和写意兼具，场景多而不乱，繁而不杂，墨色清淡洗练，笔法精妙，意境恬淡。画家强调顿挫法，突出勾勒，反复晕染，在有限的画幅中，参差楼阁、栉比屋宇、山水景致，描绘得真实细致，毫无牵强局促之感。特别是画家运用留白当黑的手法，空白的湖水占据极大比例，虽无水纹，但小舟点点，寓动于静，别具生趣，韵味蕴藉。尽管相隔800年的光阴岁月，然而细细品味，依然可聆听西湖的回响，触摸西湖的脉动，感受西湖的意象……

《西湖图》原画无款，后定为宋佚名作品，有学者认为其为南宋李嵩所作。

《西湖图》引首处有明代沈周题写的“湖山佳处”4字，前隔水处有乾隆“丁丑二月”（1757年）在“西湖行宫”的御笔题诗，钐“乾隆宸翰”“水月两涵明”等朱文印，画卷上部有骑缝处有11方大小和形状不一的乾隆御印和清宫内府藏印，包括“古稀天子”“乾隆御览之宝”“石渠宝笈”“石渠定编”“太上皇帝”“中心止水静”“三希堂精鉴玺”等朱文印，“乾隆鉴赏”“宝笈重编”“寿”“宜子孙”等白文印。画卷上还钐有清末收藏家庞元济的“莱臣心赏”“虚斋鉴定”“庞莱臣珍赏印”“得修龕主人珍藏图书”等多方藏印。

这件佳作充分展现了宋代西湖全景，开创了历代西湖图卷沿用由东向西俯瞰或展望的视角和图式，由此表现画面内容，营造自然与人文水乳交融的魅力和意境。如今，水墨淋漓的《西湖图》，已然成为宣传西湖的一张重要名片。

《画家》：巴布罗·毕加索的经典之作

本报记者 付裕



画家

《画家》是巴布罗·毕加索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，以其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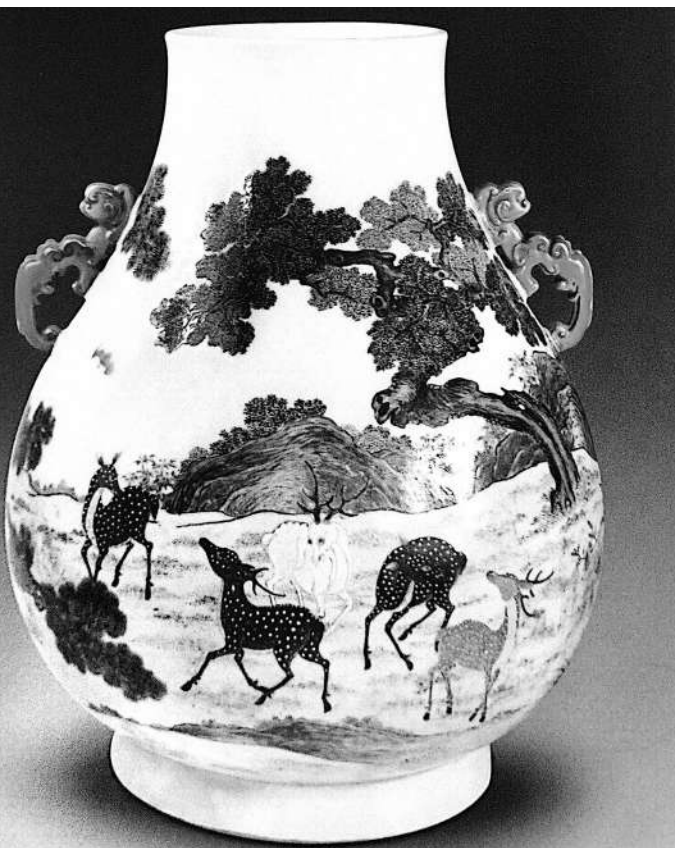
画室中作画的艺术家的主题所创作的系列作品之一，是毕加索晚年的自传式作品。

这件画作通过捕捉画家萌生灵感的一刻，透过动感强烈的笔迹，表达作画时的状态。虽然此时毕加索已步入耄耋之年，但其笔下充满稚气活泼的笔触与塑形，以及人物脸上时尚的山羊胡子，却画出一个充满个性而年轻形象。而在一张摄于毕加索工作室中的照片中，可见本作置于背景中，照片中的毕加索神情雀跃，举止活泼，可见艺术家充满活力的心态。

《画家》代表毕加索对于梵高的着迷，更可视为其对梵高自1887年创作的《戴草帽子的自画像》系列的致敬。

清乾隆粉彩福禄寿鹿头尊

李筌清



清乾隆粉彩福禄寿鹿头尊

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清代乾隆粉彩福禄寿鹿头尊，高45.1厘米，腹径37.8厘米。直口，腹部上敛下垂，肩部两侧有对称夔龙耳，底部圈足，器底有“大清乾隆年制”六字篆书款。乾隆年间，清代官窑年号款识书体由康熙、雍正时期的楷书改为篆书为主，此器的款识书写工整，笔道严谨，横平竖直，书法生动。

整件器物除了螭耳双耳施珊瑚釉，其他均为粉彩，晶莹圆润。肩腹部一周饰福禄寿主题纹饰：衬景为一片青绿山林，山石被苍翠的树木掩映，红色的蝙蝠翩翩飞过。草地上，一群美丽的仙鹿形态各异，或低头草间觅食，或回首相对，喙

鸣私语，或一路奔逐追跑，欢快嬉戏，生动传神。山林之下的坡地上，一棵桃树枝丫分叉，枝叶间结有粉红鲜熟的蟠桃。

清乾隆时，这种在瓷器上采用寓意福禄寿的纹饰大量出现，还流行福寿三多、五子登科、三阳开泰、八仙庆寿等吉祥纹饰，与当时的风俗有关。

清鹿头尊始见于康熙时期，肩部有螭耳、戟耳、兽头耳，因形似鹿头或牛首，故称作鹿头尊或牛头尊。

此器造型新奇独特，端庄规整，尤其是仿西周螭耳的设计，令器物更显庄严、大气，古意盎然；胎体薄厚适度，洁白细腻；足圈整齐且直，宽厚均匀；釉色粉白莹润，生动明快，体现了乾隆时期粉彩生产的大量普及。

宝藏物语

BAOZANGWUYU

唐三彩马



唐三彩马 高76.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

故宫博物院藏唐三彩马为郑振铎先生捐献。此马造型准确、比例匀称，两耳上耸，双目圆睁，表现出矗立时宁静的神态。通体施白、绿、赭三色釉。

马是唐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唐代墓葬中出土三彩马众多，反映出唐人对马的喜爱。此马头戴络头，身披鞍鞯，上挂杏叶形饰物，马背配鞍，外包鞍鞯，下衬雕花垫和障泥，尾系花结，挺拔有力的四腿刻画得尤其生动。